

文坛忘年录

——孙犁与自牧16封书信背后的故事

赵长青

孙犁与自牧的书信往来

自牧,本名邓基平,1956年8月出生,现任齐鲁书画家协会主席、山东大学作家班文学馆馆长。他致力于日记写作与传播五十余年,2006年,在全国第三届日记文学论坛上,荣获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突出贡献奖。2016年,荣获首届“中国日记十大杰出人物”称号。

孙犁与自牧的互动,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。孙犁写给自牧的信共计16封,以《致邓基平(自牧)》为题,最初收录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孙犁书信集《芸斋书简》中,后又收入孙犁的其他作品集中。孙犁写给自牧的信,从1988年3月4日开始,到1992年10月26日结束。其中,1988年3封,1989年4封,1990年两封,1991年3封,1992年4封。除此之外,自牧还获赠孙犁近十种签名著作、一件书法作品。

孙犁与自牧的五年书简

在1988年3月4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给他写信、赠纸表示感谢。之后说:“只有爱书的人,才能认真读书,中外是没有例外的。”还谈及,近几年,因年老精力差,他很少买书,包书亦偶尔为之。其中所说的赠纸,为八开牛皮纸,是自牧让孙犁包书用的。

在1988年8月26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给他寄来1987年第6期《小说选刊》等表示感谢。之后,谈及三件事。一是听说他的创作学术研讨会将于10月召开。二是关于自牧请他题字的事。斋名,他身体好些时,试写一张。书名,因有时间要求,希望自牧找他人去写。三是近日因搬家劳累及不适应新的环境,他腹泻之疾复发,精神不佳。其中所说的《小说选刊》为《中国微型小说选刊》。此时,孙犁从多伦多216号大杂院迁至鞍山道学湖里16号楼新居。

在1988年11月1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赠书表示感谢。之后说,他正在读年谱。又谈及,他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。其中所说的年谱,为自牧寄赠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袁世硕所著的《孔尚任年谱》。此时,自牧已就读于山东大学作家班。

在1989年2月27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寄来信、件表示感谢。之后,孙犁请自牧代他向赠书的山东作家张炜致谢,并说:“我当从容阅读,并珍藏之。”此外,孙犁应自牧之请,答应为其写字。其中所说的张炜赠与孙犁的著作,为张炜的短篇小说集《芦青河告诉我》。此书系张炜签名后,由自牧代为赠与孙犁。

在1989年6月23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先后给他写信并寄字幅书稿表示感谢。谈及因眩晕症复发,故未及时回复,并已几个月没有写作。之后,

他问及自牧学习之事。其中所说的字幅,为自牧请山东大学书画院书法家、其作家班辅导员王培元所写的行书横幅,其上之字为:人淡如菊。其中所说的书稿,为后来收入自牧作品集《百味集》中的部分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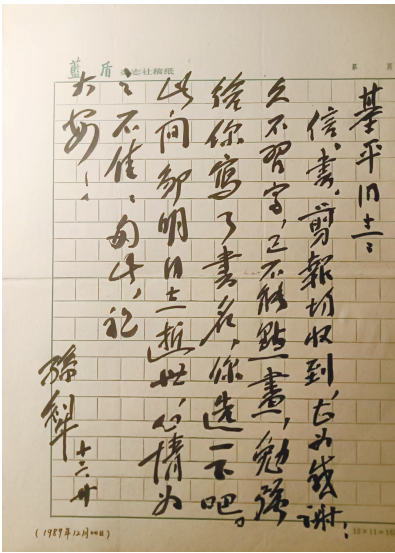
在1989年9月13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前后来信及寄来《遵生八笺》一书表示感谢,并说:“此书很好,我正想去买。”谈及之前自牧所寄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一书,说:“也很好,印得清楚。”对于这本《遵生八笺》,他说:“纸及油墨甚差,且有删节,非佳本也。”又谈及出版选集之事,说:“因已出《耕堂散文》及《孙犁散文选》,再出牵扯很多问题,从长计议吧。”因自牧问及其文集续编出版之事,他说:“我的文集续编未出版。”孙犁在收到自牧所寄的《遵生八笺》一书后,写了一篇书衣文录,内容为:“《遵生八笺》,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,邓基平寄。书价昂,已寄款去。此书收入四部丛刊中,已不易得。余见有排印本,原想购置,然此本油墨纸张均甚差,所谓好书不得好印。且有删节,未能令人满意,然今日出版物只能将就着看。当日晚记。”此前,在收到自牧所寄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一书后,孙犁亦写了一篇书衣文录。

在1989年12月20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寄信、书及剪报表示感谢。因自牧请他为自牧作品集《百味集》题写书名,便写了几张,让自牧选用。之后,谈及邹明去世之事,说:“此间邹明同志逝世,心情为之不佳。”

在1990年4月15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寄来信、件表示感谢。在自牧寄赠的物品中,有一幅由其山东大学作家班同学、书法家赵雪松书写的条幅。这是自牧为庆祝孙犁生日,特意请赵雪松题写的。条幅上的字为:长寿康乐。孙犁说:“字幅写得很好,请代向书家致意。”孙犁提到近期文章偶见于《羊城晚报》。随后,因自牧当时正在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,孙犁关切询问其是否临近毕业,以及是否有新作问世。

在1990年9月4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前后来信表示感谢。因自牧问及,孙犁说:“蒲氏逸文,我已读过,很好。”因自牧告知,他已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,故孙犁谈及,说:“收获想不少。”之后谈及,因入夏大热,故复信迟了。蒲氏逸文,系指自牧于1990年8月3日寄赠的《聊斋佚文辑注》一书。孙犁收到此书后,于1990年8月9日,写了一篇题为《蒲松龄杂文》的长跋。其中说:“我有路大荒所编《蒲松龄集》,本大,未细读。近山东邓基平寄赠《聊斋佚文辑注》一本,蒲氏纪念馆编。文短书薄,精读一过。”

在1991年1月26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寄来的《谈龙录注释》及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请自牧代赠的《聊斋志异创作论》表示感谢,并提供了更准确



的通信地址。信中提及,他当年冬季饱受腹泻困扰,随后请自牧将附信转交马瑞芳。

在1991年5月25日的信中,孙犁对自牧的散文集《百味集》评价道:“书印得不错。”随后提到,春节前后他曾患重病,并建议自牧参阅其4月13日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的小说《心脏病》,以了解详情。

1991年8月29日,孙犁在复自牧8月25日来信时,对其寄赠的刘鹗《铁云诗存》评价道:“《铁云诗存》很好,是研究刘鹗的重要小说史材料。”信中透露,自春节大病后,他写作甚少,偶有短文,多见于《羊城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及《光明日报》,旧作结集《耕堂读书记》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孙犁表示,若自牧无此书,可托人寄赠。此外,他谈及近期天气闷热影响健康:“天气闷热,对身体不利。近已凉爽,闯过来了。”

孙犁在1992年2月18日的信中,感谢自牧1月13日的来信及赠书,并为迟复致歉。得知自牧写作进步,他感到高兴并鼓励其继续努力。信中提及,自牧寄来的剪报(刘保富所写《孙犁的养生之道》、陈左高所写《夏炎德的今昔》、魏朝卿所写《屏风小史》)已经看过,随信一并归还,供自牧日后参考。

孙犁在1992年3月7日的信中告知自牧,已收到其3月3日来信,并回应其想为他编辑序跋之书的提议:“《耕堂序跋》一书,几年前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,所以,不能再编了。”这是针对1992年春节期间山东某出版社委托自牧编选《孙犁序跋集》的正式答复。

1992年5月24日,孙犁在复信中感谢自牧此前寄来的信件及赠书,并评价道:“《何典》一书甚好,我过去没见过。”信中透露,因心脏问题,他已很久没有写作和读书。《何典》一书,系自牧从旧书摊购得,后寄赠孙犁。孙犁收到后撰写了《题〈何典〉》的长跋,其中写道:“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,山东自牧寄赠,贺余八十岁生日也。书颇不洁,当日整饬之,然后包装焉。”

孙犁在1992年10月26日的信中感谢自牧多次寄来的信件及书籍,并告知已将自牧近年所赠十余种书籍妥善捆存留念。对于通过自牧赠书的朋友,孙犁请自牧代为致谢。信中透露:“我年老多病,近来已什么事也做不成了。”关于自牧谈及的孙犁文集出版之事,孙犁说明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预计近期面世。



左图:1989年12月20日孙犁写给自牧的信

上图:1987年孙犁(左)与自牧在天津耕堂合影

自牧与孙犁的文学传承

由孙犁写给自牧的信可知,自牧寄赠给孙犁一些书籍。根据孙犁所言,可知有十几种之多。作为文学道路上的学步者与后辈,自牧不仅寄赠书籍,还附上纸张等物品,以此表达对前辈孙犁的崇敬之情。他期盼这些书籍能得到孙犁的喜爱,更希望它们能为孙犁的创作提供些许助益。自牧还曾代张炜、马瑞芳等山东作家赠书给孙犁,并请王培元、赵雪松等书法家为孙犁书写条幅。他既希望孙犁能通过这些作品了解这些作家,又期待孙犁给予他们指导;同时也盼望孙犁喜欢这些书法作品,从中获得慰藉。

孙犁对自牧的来信、赠书及纸张等物品深表感谢。他与自牧畅谈书籍、书法、创作、读书,乃至身体状况和心情。可见孙犁已把自牧当作可以坦诚交流的朋友。

虽然自牧曾计划为孙犁选编一部书但未能实现,但经他联系协调,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的《芸斋书简》《书衣文录》《耕堂劫后十种》。此外,自牧还参与了这三部书的校对工作。孙犁去世后,自牧又与刘宗武、段华一起选编出版了《回忆孙犁先生》一书。

曾任天津孙犁研究会秘书长的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在《自牧散记》一文中写道:“在选编这些书的几年里,我曾多次到济南。每次,自牧都热情接待,无微不至地关怀,而且提供许多资料并帮助校对书稿。他这样做,是无私的,不计个人得失的,既是对我个人的深情厚谊,也是出自他对孙犁的敬仰和爱戴。他为出版孙犁著作,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。我想,孙犁有这样的为出版他的著作不惜全力以赴的年轻朋友,他应感到无比欣慰、了无遗憾了。”

笔者与自牧因共同崇拜孙犁而相识,我们戏称彼此为“犁友”。2012年,笔者第一次见到自牧,地点是河北保定的白洋淀。正值孙犁逝世十周年,当地正召开纪念座谈会,我与河北“犁友”张子宁一同前往。会议期间,经孙犁的另一位小朋友段华召集,我得以结识自牧、韩大星等另外几位孙犁的小朋友。2015年,笔者第二次见到自牧。当时他与张期鹏等山东作家一同来访。笔者陪同他们游览了赵州桥和柏林禅寺。自牧给笔者的印象是:温文尔雅、平易近人且豁达大度,是一位值得深交的良友。